



李 强

漫长的感谢

捡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杜佳冰

孙洪正把2018年9月19日这个日子记了5年，但贾永婷起初并没放在心上。

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，25岁的贾永婷忙到晚上9点才下班，在回家的地铁站帮助了一位来问路的大爷。这种事她经常做。

那天，是75岁的孙洪正独自从山东省莱州市枣林村来北京办事的第三天，他常在这个交通复杂的城市绕弯。在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，他又迷路了，路过的贾永婷上前问了情况，我跟你一站下车，你跟我走就行了！最后还硬塞给老人100元钱，并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贾永婷不断收到来自山东莱州的快递包裹：6月是樱桃，10月是石榴，11月是花生。每到9月19日，老人便来信问候。

2022年10月17日，贾永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第五年收到的石榴。有人说，这像是小学课文一样的故事，题目应该叫《最珍贵的礼物》。

指路是爱管闲事的贾永婷做过的最普通不过的小事。抗疫捐物资、抗洪捐款、扶贫助人。遇到小区里爬高的小学生，她也要停下来训斥：都下来！再不下来我拍照发物业群里，让父母来领你们！

2018年9月19日这天在地铁站，她跟孙洪正多交谈了几句。

您晚上住哪儿？孙洪正回答：还没有住的地方。他已经在大街上睡了两晚。这趟来北京办事，只带了三四百元，除去路费所剩不多，白天也只是吃凉馒头打发肚子。

贾永婷的心揪了起来，猜他舍不得花钱。她掏自己的兜，找到一张100元塞给老人。她想，既然不舍得花自己的钱，可以花别人的钱，起码住暖点和。

贾永婷见不得老人和孩子吃苦。半年前，她把妈妈在蛋糕店抽中的1980元甜品券兑换出来，送给了家乡山西介休一乡村小学校的孩子们。她听在那儿任教的朋友说，班上有一些孩子家境贫寒，有的连文具的钱都拿不出。她加入了介休市的助学协会，几乎每月都给学生捐款。

只要碰到老人乞讨，她都会给钱。哪怕他真骗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贾永婷说，如果没有难处，颐养天年的年纪，谁会跑到外面去奔波呢。我们奋斗一生，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吗？如果帮助了10个人，9个是骗子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有1个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，我觉得就够了。

在地铁里，孙洪正说什么都不肯收她的钱，贾永婷坚持：你拿着！在街上睡，你这个岁数扛不住了，去找个旅馆住，别嫌贵。交谈间，又有一位车厢里的男青年，拿了50元钱塞给孙大爷，还有一位旁边的山东籍男青年邀请大爷去自己家留宿一夜。

分别前贾永婷掏出纸笔，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大爷，叮嘱他：在北京有啥事，就给我打电话！她想，即使他不打，但能落个心安。

孙洪正在这个山东青年的家里睡了一夜，几天后回了村。

贾永婷当晚便忘了这回事。直到半个月后，她接到一通山东烟台的电话。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小贾，夹杂着手手机噪音，用山东方言激动地一顿说。贾永婷只听懂了约五分之一，大意是：我回家了，我回来就跟老伴说，一辈子忘不了你，想感谢一下你，我要给你寄东西。

贾永婷谢过之后，以运费太贵为由拒绝了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她陆续接到了十多个电话，说辞始终如一：你给我地址。

二

怎么感谢？没有别的办法。孙洪正有石榴树七八棵，每年结果三五十个，但小石榴多，大石榴少。他挑挑拣拣，摘了树上最大的，勉强凑够8个。家里还有两亩地，常年种花生，于是又装了三小袋剥壳的花生仁。眼下没有其他的了，他把亲戚给的4个大梨也装进了纸箱。

怕果品被压坏，他又削了几根树枝，钉成一个四角框架放进箱子里。最后写了一封信，合上箱子，骑着摩托车带到镇上，寄往北京。

贾永婷出差回到公司，同事惊呼：你买了什么？这么一大箱！大家分食石榴的间隙，贾永婷打开了箱子里的信。

她在自己的名字之前看到了一段长长的前缀：金容、厚德、尊贵、美丽的永婷姑娘：2018年9月19日地铁站素不相识一面，您降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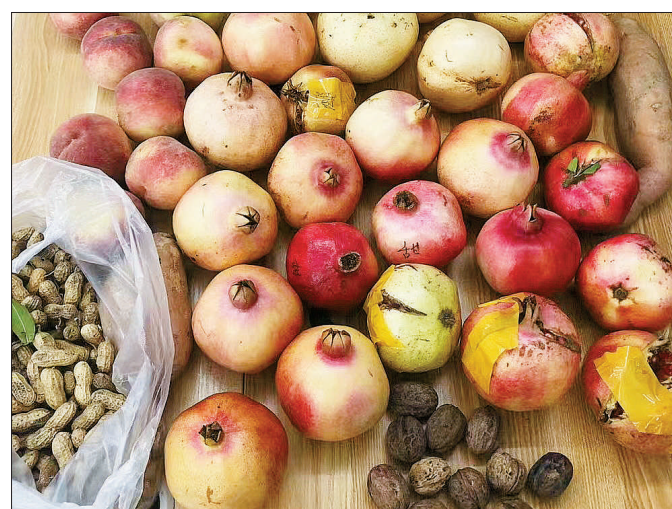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贾永婷去山东看望孙洪正夫妇

受访者供图



孙洪正老伴站在贾永婷寄来的快递旁合影。

受访者供图



孙洪正寄来的刻有“甜”字的石榴

受访者供图

老朽的救助，回家日复浮现脑海难忘，今寄本土产物，微表寸心，忘（望）您不嫌品质

书信结尾，孙洪正还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号。贾永婷想，他大概是想让她放心，自己不是骗子。她眼底发酸，急忙避开众人，跑去了卫生间。这封信后来被她仔细装裱收藏了起来，搬家数次，从未弄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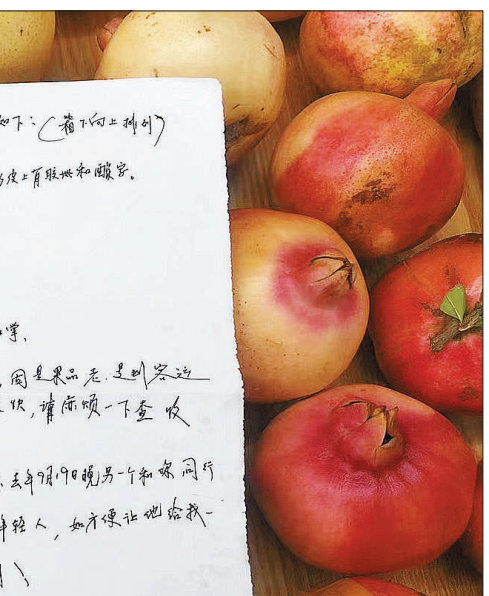
她很快买了些家乡山西的特产零食回寄了过去。半年后，又收到一箱烟台的特产樱桃。贾永婷再次回寄了山西的牛肉、小米和太谷饼。这些东西她给保定市实施免费午餐计划的岭后小学也寄过。

孙洪正收到后想感谢，但又不会用他的老年机编辑短信。于是把话都写在纸上，骑摩托车带到镇子上的营业厅，让那里的工作人员帮他发出。有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，他也来信祝愿：六月健康，七月健康，一生永远平安健康。

2019年9月，贾永婷又给孙洪正寄了中秋的月饼。到了19日，孙洪正再次发短信息表达想念。贾永婷干脆决定，去山东看他。

三

出发前，贾永婷其实已经记不起孙大爷的模样。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她心里还是稍稍忐忑。一大早，她和朋友从北京出发，到烟台租了辆车，买了礼品，直奔村里去。



孙洪正的邮寄物品的清单

受访者供图

孙洪正这天凌晨4点就起了床，扫院子，倒垃圾。起初半信半疑，8点多打电话又确认了一遍，转头跟老伴说，真来贵客了，小贾从北京来了。

他急忙去早市买了几条鱼放在院子里，又给她装往北京带的土特产。慌乱间没注意，鱼被猫咬了好几口。为表重视，他又通知了村长，请他届时一起为小贾姑娘送行。

这个瘦小的老汉换上了干净的白背心，套了一件军绿色的短袖衬衫，独自在村头站了一个多钟头，才终于盼来了 贵客。

哎哟把我高兴的！孙洪正回忆，在北京工作的人，能上我农村来看我，心里真是酸溜溜的高兴。

两人一相见，贾永婷就没了顾虑。眼前的孙大爷激动又拘谨，掏出兜里的党员证给她看：小贾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入党都50年了。

回到家，孙洪正又是拎起大鱼给她看，又是给她摘树上的无花果，又拿着晾衣杆，指着墙上的全家福一一介绍家庭成员：老伴患了半身不遂，行动不便。儿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夫妻小餐馆，很是孝顺，知道母亲爱吃包子，基本天天都给送过来。中午，贾永婷就被安排在老人自家的小餐馆里吃饭。一桌子海鲜等着人来，梭子蟹比人的脑袋都大。贾永婷一行二人，直说 吃不了，才劝下那条还没下锅的大鱼。

贾永婷看了大爷的家，再看这一桌子菜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人家都说编凉席的睡光床，卖盐的喝淡汤，他们住在海边，可能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吃这些。她本想买点东西来看望一下就好，但心一揪起来，又包了800元红包，临行前交给老人。孙洪正眼眶泛泪，看着老两口，贾永婷只想 赶紧走，再不走我也要哭了。

四

回到北京，快递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寄过来。2019年10月10日收到一箱果品，一张字条写着：甜石榴21个，酸石榴5个（石榴皮上有胶布和酸字），甜梨5个，美人红桃子，地瓜2块，花生，核桃（不好看，请品尝）。

事实上，不仅酸石榴皮上有字，甜石榴上也一写了“甜”字。

不过后来，她没再收到过酸石榴。他应该把最好的都给我了，个个都又大又甜。2020年10月收到的石榴，甚至在办公室引起一阵轰动。其中一颗直径有20厘米，一只手都握不住。同事们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石榴，应该是树上最好的一颗。难怪她此前婉拒时，孙大爷十分着急，一天打过来好几个电话，说在树上舍不得摘，给你留着呢。

孙洪正总是算着日子，在霜降节气前后寄出，那是石榴最甜的时候。10个石榴的运费是60元左右，但不是每个快递驿站都愿意发货。有一年他跑

了5家快递站才寄出去，实在不行的时候，还得去客运站找客车代寄。

后来，贾永婷也不再推辞了。她开始理解：人活着总要有个念想，这件事坚持了这么多年，不让他寄，他肯定会失落。就像去奶奶家不带走她准备的食物，他会生气一样。

每次收到石榴，贾永婷都会发一条朋友圈，连留言的朋友都熟知：还是那个大爷。

你来我往5年间，两人的快递收发不下30次。

五

2021年，孙洪正换了一部智能手机，有了微信。每当有想说的话，就写在纸上，拍照发给贾永婷看，因此两人沟通更密。

这一年的纪念日 问候也来得更早，才9月17日，孙洪正就急切地问候：九月十九日一年，还有两日如隔年。老朽只能反复看，夜里梦中笑喜欢。

收到贾永婷寄的快递，孙洪正会把字大大地写在快递纸箱上，让老伴站在那一摞箱子旁边，拍张照片以示 收到。贾永婷看到图片里的箱子上歪歪扭扭写满了 谢谢 太多了吃不完 小贾姑娘太破费了，总是逗笑。

她常常同步自己的人生大事给孙洪正。结婚、生子，都给他发照片过去。孙洪正让家里的孩子替他发了红包过去，并写祝福语 母子平安。听说紫皮花生有补血的功用，他又剥好皮给贾永婷寄去了一箱，让她坐月子吃。

老家的房子新装修了，孙洪正也给她拍照分享。在那张照片里，贾永婷才发现孙家客厅的全家福照片旁边，竟放着一张自己与丈夫的合影。这是孙洪正从微信里下载下来，自己拿去照相馆印的。他要求放大到12寸，还专门花28元买了一个立式相框，和全家福放在一起，他说：看见小贾笑嘻嘻的，我心里的烦恼能去一半。

孙洪正还曾来信问过贾永婷两次，是否知道另外两位帮助过自己的男青年的电话。他只知道那位留他过夜的山东青年是哪个村的，他曾坐车去找过，但那里 不通公路，下车得走六七里地。

这份恩情，孙洪正已经不只看作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孙家的缘分。他让孙子也加上了贾永婷的微信，日后来常联系，我拉倒（过世）了，还有俺孙子。

新添加的朋友在贾永婷的微信朋友圈看到，9月底，她筹款近3000元，通过助学协会捐赠给一个父母双亡、18岁的高中女生。有人曾留言：你是朋友圈最有温度的一个。

10月20日晚，寄石榴的孙洪正和老伴坐在灯下挑挑拣拣，又收拾了满满一箱花生和地瓜要寄给贾永婷。干瘪细瘦的花生留给了自己，箱子都是今年地里最饱满的。孙洪正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：反正也不是啥好东西。但又说，地瓜是甜的，代表我的心情也是甜的。

在北方，寒露一过，正是收大豆的好时节。秋收时分，等他人收完地里的庄稼，再去捡少量漏掉的，这种行为被称为 捡秋。可是最近，一群捡秋的人惹得河北一位土地承包户很恼火，在大豆地里怒吼着驱赶。

原本，捡秋是要获得土地承包者的允许。然而一些不自觉的人，没打招呼，就住自己麻袋里捡。华北平原上，豆子熟了，收割机来了，捡大豆的人也来了，少则十几人，多则上百人，有的是捡，有的成了 抢 和 偷。

被疯狂捡拾的不只是大豆，还有花生、玉米、稻谷、土豆。在河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，去年、前年都出现了类似的 捡秋大军。每当秋收到来时，这些人齐刷刷过境，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，自顾自地捡粮食。这让一些土地承包户极其头疼。

在河南某地，当收割机一排排收玉米时，捡秋的人就立在一旁，蓄势待发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麻袋和镰刀。收割机过后，没等种植户自己去捡，就三五成堆地挖完了遗落在地上的苞米，有时甚至逼停收割机，农户不得不出于安全考虑在一旁呼喊：不要围得太近，只是并不管用。据说，在一些地方，发生过捡秋的人受伤，甚至被卷进收割机而死的事。

如果是夜里，捡秋的人会开着电动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赶来地边，机器收割时，他们则戴着头灯在地里捡，仿佛办了一场有关丰收的灯光秀。但承包户高兴不起来，心里装着无奈。捡秋的人多是附近村庄的老人，吼也吼不走，拦也拦不住，有时还要叫来村干部、警察维持秩序。

对农民来说，这是一年收成的好季节，对一些捡秋的人来说，这变成了一年一度 薅羊毛 的好时候。

最为恶劣的情况是，一些尚未被机器收割的玉米，也会被掰走。有的悄悄趁人不注意，有的则当着承包户的面，大胆地从玉米秆上掰下来。承包户迫不得已开车驱赶，但人单力薄时，没办法应付上百人的哄抢，也有农户愤怒地将被捡走的土豆从陌生人的筐里倾倒出来，可是又被人从地上捡了回去。

有承包户不得不大声疾呼：乡亲们啊，种地不容易啊，手下要留情啊！但那些人无动于衷。

捡秋，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、芝麻大点儿的事，是庄稼人珍惜粮食的一种表现。我小时候也捡过秋，自家田里的稻子割完后，就弯腰四处搜寻遗落的稻穗。曾自家捡完，附近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才来捡。那些老人总能从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捡到好些稻穗，捆扎成把，带回家晒干碾米。那会儿，谁也不会在乎有人捡走三五把稻穗，也没人脸皮厚到哄抢他人的庄稼。

原本，捡秋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，尽管它本质上是一种 占便宜 的行为，但农户不会无奈、愤怒，也不会对捡秋的人有什么怨言。捡秋的人对脚下的田地怀着敬畏，对田地的主人有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。可是现在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
如今 捡秋大军 的行为，多少有些 吃大户 薅羊毛 的味道。捡秋的境界一点点被打破了，从未经许可就迈进他人地里的第一只脚开始，从偷偷掰掉未收的玉米的第一只手开始，从那一点儿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的消失开始。

也许在一些捡秋者看来，承包户、村干部、警察是管不过来的，法不责众，更不责老。不捡白不捡，捡谁不捡。于是，捡秋大军 的胆子越来越大，越捡越多，越捡越快，越捡越长，捡就变成了偷，甚至是抢。

今年8月，武汉新洲一位95后姑娘种的南瓜就被偷了。她承包了1000余亩土地，南瓜成熟时，附近的村民骑着车、拖着板车、拿着麻袋频繁到她的地里偷瓜，被抓到后，有的坐地不起，声称自己上了年纪，身体有病。她报了警，警方只是口头教育。后来，她的瓜被报复性地偷了。

这样的事，往小了说，不过是捡了几粒米、摘了几颗瓜、拿了几个瓜，可说大了也要牵扯上法律与道德。只是从法律上看，偷抢粮食要足够多，才够得上盗窃罪；或者两年内三次偷盗，才够算被认定为 多次盗窃。

法律是拿来兜底的，捡秋时的小偷小摸行为，常常因涉案金额少而难被认定为 盗窃罪，就算咬牙切齿地叫来警察，警察也顶多批评几句。更多时候要靠道德约束人心小小的贪欲，但有些时候，有些人总是 以恶小而为之。

前些天，我也碰上了类似的事情。国庆后，我在河南老家多待了一段时间。一天傍晚，我跟母亲去村西边自家坡地摘茶籽，准备留作茶种，若有多余的就拿来榨油。等到茶叶地里却发现，两位陌生的女性偷茶籽，母亲很生气，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偷茶籽。

其实被偷的不止茶籽，村子里的板栗也被不少村外人偷。板栗成熟时，不少陌生人都会骑着摩托车，甚至开车来偷板栗，其中不乏县城的人。母亲说，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年了，即便抓住也只能撵走，但过两天乘人不备他们又来了。

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 偷，借口是我以为你不要了。仿佛这样一句话，未经允许的采摘就变得合理合法。没人告诉过那两位陌生女人，茶籽和板栗不要了。相反，她们的目的是明确的，工具是专业的。她们在亲戚的带领下，从县城开着汽车来，那位亲戚正是我们邻村的人，知道这片茶叶地的位置，并准备了手套、麻袋、水、遮阳帽和口罩。

我和母亲到时，她们已经摘了两麻袋茶籽。我很生气，毫不客气地对她们说 一颗也不能带走。晚上，父亲接到那位邻村人的丈夫的电话，那人在电话里说我讲话很凶，跟吼似的。我心想，未经允许，这不就是贼吗？